

香港大离散 香港 深度

他将香港菜心种到英国：无论在哪里，都要好认真生活

只要有土地与种子，农夫就能耕种。带著迷惘到伦敦，最后异地种出香港味道，农夫职人的执著，是他扎根的方式。



53岁的农夫黄如荣移民英国后，在后院开始耕种，继续做农夫。摄：Mike Hui /端传媒



余美霞 

端传媒记者 余美霞 发自香港 | 2021-11-25

2020年年中，53岁的农夫黄如荣回到家里吃晚饭，坐到餐桌前。太太平静地放下一句：“我决定了，我打算带两个儿子移民。你要做决定：你要不就跟我们一起走，要不就跟我‘签张纸’，让我们三个走。”签纸，在香港有著结婚或离婚的意思。

根据当时英国释出的救生艇计划，BNO Visa 可以以家庭为单位申请移民，但家庭成员必须一同入境。自反修例运动开始，黄如荣偶尔听到太太耳语，觉得香港越发待不下去，但自己从没想过移民。这一次，太太的决心把他吓着了，他不知道该如何反应，叫太太给他两天时间考虑。三个月后，他坐上了前往英国的飞机，告别香港。

大约十一年前，黄如荣还是电子音响厂总经理，经常到大陆工作，看到供港的蔬菜受到工厂排污污染，开始关注食物安全。出身农民家的他毅然回到香港新界种田，开展欧罗有机农场，想要大家都吃得上健康的本地有机菜。他勤快拼搏、眼光很远，很快就在香港农业界打出名堂。对于农夫这个身份，黄如荣感到十分自豪；之于农业的未来，他自觉还有很多个五年计划等著去自己实现。

但现实很残酷。“系呀，系完全无得拣，边到有得拣呢？”黄如荣对著镜头苦笑。他正身处的英国，与香港时差八个小时，他都起得很早，天一渗白就醒来了；为了不吵著孩子睡觉，他躲到书房接受端传媒记者访问。九千五百公里外的香港急遽变幻，被剝开的伤口无法再愈合，呼吸的空气也让人窒息。离开，成为许多有家室的人的无奈选择。

放在眼前的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两样东西——家人与理想，这让黄如荣苦苦地挣扎过。他暗忖，“大家不再一起生活了，影响是否真的那么大呢？”突然之间，他觉得这样想好自私——重回耕种后的那十年，每个星期天他要不就办活动、要不就要去农墟摆摊，“我都没有陪过他们，他们也没有怨言”。到现在家人终于提要求了，他想是时候要负上作为父亲的责任。

在香港，要推动自给率只有不到2%的农业一点都不容易，而这曾是黄如荣的一切：从开设农场、种地、建立团队、销售、送菜、向政府表达意见。脚下的水土，他走得深刻艰辛，也见证著许多可能性逐一实现。“如果你之前一直都是用100%嘅力量、200%的力量去托著（农业）这件事，当你要‘砰’一声、好大力地、好重手地把锄头放下”，他不适应，对未来失去了想像与动力，也许是不敢去想，就把一切都交给太太安排。

上机之前，他仍然惦记着交付农场的工作。直到下了飞机，他才想起要问太太：“我们要去哪里？”

屋企人想走，难道你离婚吗？

在助手 Kelly 眼中，黄如荣是个“很紮根”的人，没想过他会离开香港。

24岁的 Kelly 一头利落短发，微微下垂的眼睛让人觉得亲近。2019年，她刚从大学地理系毕业，黄如荣邀请她到农场工作，劈里啪啦地讲了好多好多农业的想像与理念。“他自己没组织能力的，”Kelly 笑著吐槽，“那我就帮他组织，讲三块东西：共同种作（co-farming）、共同销售（co-selling），还有就是共同建立（co-building）。”



24岁的 Kelly 在大学地理系毕业后就到欧罗有机农场工作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受到城市开发的挤压，香港农业界别一直呈现比较松散的状态，农夫们大多只能在边陲田间自己种菜自己努力卖，“大家少了一些凝聚或者合作”。黄如荣就是想要建立一个平台，拉近农民与销售者的距离。但这一切在 Kelly 看来都好阔、好虚，“方向OK，那实际上怎样做呢？他有时又讲不清楚。”不过她还是答应了，原因很简单：“我想学种田”。

以前在学系举办的实地考察，老师会带同学走进乡郊看看田野。Kelly 发现，在一个好像没有选择、没有空间的香港社会，“其实还可以选择去种田喔，你是可以有更加多自主的抉择在里面。”她觉得摸过泥土，日后说要发展农业才有底气。

不过刚开始没多久，她切实地感觉到黄如荣这个人“好chur”（令人透不过气来）。有点像是日本的职人精神，不过让他“一生悬命”的东西，是推动农业发展。“他会一send就send十几个audio过来，可能是想跟你聊怎样做那件事，大家讨论要怎样实行。”Kelly 把头拧过去一点，“他对我要求好高啰”。

黄如荣一直视 Kelly 是自己的接班人。在 Kelly 工作一年不到，黄如荣就语重心长地跟她说，以后农场就会交给你了。“我觉得你都痴线嘅，将来的事将来先算啦！边个讲得清未来会发生什么事呢？”Kelly 听完作罢，却不经意地道破了2020年的现实，像黄如荣也不会想到自己有一日要离开香港。

一天，二人在农墟摆摊，黄如荣向 Kelly 道出家人想要移民的决定，而他好挣扎。Kelly 一愣，“农夫这个行业你 delicated 了下去，你就是黏住土地了嘛。”黄如荣对农业的目光一直放到很远很远，走过十年以后，她没有料到他会突然抽身离开。

黄如荣没有想过要真正的背井离乡。以前，工作的电子音响厂生产工序慢慢北移，他觉得不能兼顾家庭的生活了，所以选择回来香港。而对于英国的印象，他只因为出差待过一个晚上，记忆零碎得拼不出完整的印象。“我说你就走吧，屋企人想走，难道你离婚吗？”Kelly 觉得，既然有了离开的契机，那就好好想想人生的可能性。



黄如荣一直视 Kelly 是自己的接班人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离开代表著生活的解离、被连根拔起，种田的黄如荣感受应该更深。种子在落地以前，农夫先要翻土施底肥，尔后下种除草到收成，整个过程最少花上一季。而黄如荣形容，种田是一辈子的事。“他整日都觉得，‘死喇，我不在香港做农业，可以做什么了呢？’我就说你过去打跆拳道啊！我有跟他讲的……”黄如荣之前是香港城市大学跆拳道队总教练。Kelly 说，“他又好像不太想。”

香港自由正在萎缩，人心漂浮，黄如荣对不确定未来迷惘，脑子里一直在排拒要离开的认知。“其实在上机之前，我还在想会不会有转机，香港的局势会不会突然之间就 settle 了，大家不用走了呢？”一直到飞机飞到上空，手机没有信号的一刻，他才真正意识到，“啊，我下了地就是英国，一个陌生的地方。”

英国天，英国地，香港菜

香港天气渐渐变凉入冬，新界再低一两度，这是让农夫忙起来的黄金种植时期。特别是因为港人最喜欢吃的菜心、芥兰等叶菜，主要就在秋冬时节出产。

黄如荣去年十月抵达英国，当时全国正实施第二轮封锁，孩子不能上学，外出也成困难。他们一家住进了 Airbnb 的房子，想著待情况好一点才去看房买房找工作。那时他百无聊赖，开始在网上订了一些红菜头、椰菜、西兰花、罗马生菜的种子回来，在后院育苗，测试一下这边的天气和水土。

差不多两个月后，他们搬进了伦敦西南边的一个学区。黄如荣看著倘大的后院，心痒痒觉得可以开垦，但12月的英国正值隆冬，气温都在零度以下，土壤像结了冰似的。而后慢慢步入春季，日照变长，原来结冰的水份融化，泥土吸饱后开始变松软，那时候才可以真正耕种。黄如荣说，英国没有香港那样潮湿闷热的夏天，整个3月到10月的温度都像是香港的冬天，不仅拉长了可以种植的时间，常常蛀食叶菜的“跳蚤仔”、白粉蝶等虫害问题在这边都很少出现，作物可以种得很好。

在香港秋冬季节，野猪的闹场让农夫头痛不已。来到英国，黄如荣发现田里有另一种不速之客。好几次，他在田里挖破了一颗颗鸡蛋，慢慢鸡扒、鸡腿也找得到。黄如荣后来知道那是狐狸，“狐狸钟意挖地方收藏粮食，要的时候就拿出来，把我后院当是雪柜”。于是半夜，他就拿著电筒对著到访狐狸照，他走进一步，狐狸就退两步定住。一个走，一个退；牠放下食物，他就拿走。黄如荣笑著说这像和狐狸玩游戏，吓跑牠们。





农夫黄如荣在英国再度发掘农业的可能性，除为人提供开垦服务，又在周末的农夫市集摆摊卖菜苗。摄：Mike Hui /端传媒

如果说味道是一种乡愁，那么这种乡愁在英国还蛮难消解。“很多人跟我讲英国菜心不行，中超（中国超市）买到的都不是香港吃开的品种，‘不要试啊！很难食啊！’”他提起初来英国时，经常会去想英国这边，为什么都没有人种香港人食的叶菜呢？后来觉得，也许是外国人很懂得享受生活，不想下功夫去种，宁愿不吃，吃薯仔。但香港人就不是啊，“嘴刁（对味道要求高），（喜欢）食东西又肯做、去了解，”黄如荣说。

这种香港人独有的特质与种菜的满足，让他决定在异地再度发掘农业的可能性。他请 Kelly 把农场的种子寄过来，在后院地上种、盆里种，记著阳光、温度、泥土质素、天相的变化进行测试。现在种出来的菜心虽然偶尔有渣，但尝过的人都说能吃得到香港菜心的味道。

不过，由于耕种的地方也仅局限于后院——一个不到400平方呎的地方，跟香港占地20万平方呎的农场相差甚远，无法做到蔬菜直销。他把眼光放到每个人的后院里，“大部份香港人都系住house的，有后院，要不你就丢空了它，要不你利用它。”

黄如荣为人提供开垦服务，又在周末的农夫市集摆摊卖菜苗，“既然大家都有资源可以一齐种，我就试试看怎样去帮大家起步，让多一点的人参与本地种植。大家可以半农半X（半职耕种，半职做喜欢的事），做到自给自足、farm to table（从农田到餐桌）。”

自计划开始的十个月里，黄如荣已经接触了约二百个香港人。有些是来看看他的菜田，学习如何种田，有些也会买菜苗回去自己种。到近来，来买菜苗的英国人也开始占到一半左右。

我的离开，三种愧疚

位于大江埔村的农场邻近军营和机场，闲日间直升机不断于上空来回盘旋，在访问时经常压住了 Kelly 的声音，记者得靠得更前，才把话听得清楚。

自黄如荣移英以后，留下来的农场由 Kelly、大姐二姐和三姐撑起来。以前，黄如荣“很喜欢出镜”，对外应接媒体宣传的工作都由自己出面——于是是一个顶著平头手捧时令蔬菜，咧著嘴笑得灿烂的男子就成了农场的标志。现在，Kelly 要接下这个角色。虽然工作量增多，但在她眼中，黄如荣的离开并不完全是一件坏事，“他放了好多时间在工作方面，我觉得太工作狂了，他应该有多一点的时间陪屋企人。”



Kelly 发现在一个好像没有选择、没有空间的香港社会，其实还可以选择去种田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在某些报导里头，黄如荣会说：“对啊，（投身工作）会牺牲了屋企人的时间，那不如就叫屋企人进来农场陪自己啦！”Kelly 说，实际上他的家人很少来农场，“他由朝做到黑，就算回到家 WhatsApp 里也不断讲（工作的事）。”

农场，是黄如荣一直难以抽身的事，而因为自己的离开，他对这里头的每一个人都感到很愧疚。

第一个是 Kelly。2014年，香港弥漫著“后雨伞”的无力失落感，促使好一部份年轻人深入新界边陲种田，抵抗都市。不过，这种热潮很快就散退不少。从委身农业开始，黄如荣知道无论自己跑得多快，要推动农业最终还是要靠一个个稳打紮实的接班人。他把自己知道的东西培训在 Kelly 身上，“当下大家已经计划了一齐去冲，一齐去搞农业，”但在两年后，突然之间所有事情要刹停、要离开，他知道，“这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决定”。

黄如荣很笃定，如果自己仍在香港，五年时间或十年的时间，“香港农业相信会有成绩出来，可以做到持续发展、有更加好的环境，令到更加多人愿意投身农业”。但如果到最后，因为自己的离开令农业推动得不理想，他觉得自己要负上一定的责任。

他对三位亲姐姐，有著一样的愧疚。当年黄如荣偷偷回港搞农场，瞒著家人，姐姐们知道后把工作辞掉跑来帮忙。“我觉得他是傻的，”在一出纪录片中，大姐对著镜头说，“可是为了支持他，我又傻在一起了。”

黄如荣觉得这样不好啊，“整群人都是因为我才来到这里种菜的，那当我离开了，我没有办法叫她们继续坚持。”他向姐姐们再三强调，如果你们想放弃经营农场的话，“不要紧要的，我会 respect 大家的决定。”姐姐们回话：“没问题的，我们会继续去做，我们会等你。”





黄如荣家中的后院不到400平方呎的地方，跟香港占地20万平方呎的农场相差甚远。摄：Mike Hui /端传媒

最难开口的，还是87岁的妈妈。“当然不可以跟她讲（移民），是要哭死她吗？”他一直拖，拖到临上机前两周才开口。黄如荣安抚她、哄她，“我过去那边只是安排两个小朋友的生活、读书而已啊，迟一点就会回来的。”但说完以后，他心情更复杂，因为时间不多了。他快速算算，如果按照英国移居“5+1”方案，六年过去，妈妈已经90多岁。香港都变得这么快，谁能预料将来的事？他告诉自己要提前做好心理准备，随时“跟她say 'Goodbye'”。

临走前的那几天，黄如荣一有空就回去农场陪妈妈坐著，看看瓜菜，坐在棚里晒太阳吹吹风。二人没有特意聊什么东西，只是坐著，仔细地看著大家。

自一家人决定要离开以后，房子很快就转了手。虽然价钱比市价低，但他们也就不计较了。接下来，几乎就是每个离散家庭共同面对的问题：要丢掉什么，带走些什么。四个带走的行李箱，二十个寄去的大纸箱——一家四口要把半世纪的香港人生装进去，很难。“我记得我好多东西都很晚才去扔，最后太太说，不行呀，你一定要处理、你一定要扔，拿不过去了。”黄如荣回忆。

他慢慢开始数起来，“我打跆拳道十年了，学会每年都有一件衣服，带不了过来；有好多奖杯、跑步的奖杯，带不了过来；我在香港都做了好多访问，杂志、报章我都储了好多，也带不了过来……结婚相也要留低。”他一边收拾一边念著，其实不止大人不舍得的，小孩子也有很多想要留下来的东西，像是储了十年的钱罍、“小时候穿过的衣服啊”，黄如荣说，很多人都会留到结婚。

这是一种与生命经历割裂的痛。“没有错，是痛。但当你去对比的时候，它是不是最痛呢？”他给自己分离的情感分了个层次，“那它又不是最痛喔……都是跟阿妈那个分离（的痛）会大一点。”有了比较之后，“去做（舍离）决定的时候，你会麻木了。”黄如荣说。

我们都好努力、好认真地生活

在重与轻的艰难之中，黄如荣来到英国已经一年。当初他离开，“其实是一件好不开心的事情”，所以他都没有跟别人讲，直到最痛苦的时间已过。

现在在他居住的社区，大家都知道有一个从香港来的农夫。一个组织者说，“Yuwing（如荣），你现在在这里好 famous 啊！”乍听之下，似乎黄如荣已经很好地融入社区。但他感慨大家并不清楚的，“是因为我们都好积极地去进行这件事情。”



黄如荣来英国已满一年，现在在他居住的社区，大家都知道有一个从香港来的农夫。摄：Mike Hui /端传媒

每个离开紮根地方的个体，要重新投身进一个集体里，无关大时代的忧伤，大家都会被带到同一个问题面前：可以做什么？如何做？黄如荣给出了自己的答案：“你要关心社区，你去留意、去想。”

当英国开始解封，想再次推动共同耕种的黄如荣，开始每天在社区里走来走去，看看有什么可以改作种植用途的公共空间。找到了，就叩门去问。他先后在不同的组织里申请当义工，一边把有机种植的理念带进去。但推广的部份并不容易，黄如荣说自己要“好 creative”。

就像说服完全与种植沾不上边的童军中心，他会说：“你们有好多花花草草，我可以帮手打理喔……我也是跆拳道教练来的，如果你中心想做一些多元化发展，我可以教班呢。”至于像花艺会般的种植团队，他就不收钱地当义工，又提供菜苗拿去义卖。就这样，他一点点地旁敲侧击、在自己擅长的板块上撬动多一点，“我要透过我的方式去说服他们，令他们觉得合作是有意义的。”

英国居民的环保意识比香港高，垃圾分类与厨余回收也会仔细去做。黄如荣又会去想，厨余回收其实都可以用到种植里面、一次性的食物盘可以回收用来育苗、这边经常下雨，雨水透过系统收集后大家又可以共享。到了一个新的环境，其实只要对处身的地方拥有足够的好奇，“所有的事物你都会看到可能性，再看自己可以怎样去创造、进行。”黄如荣说。

像是他本人就用“入屋”的方式把农业包装好，带进当地的社区里面。“我们好尝试向整个生活圈里面（和当地人）一齐去生活、将我们的理念、香港人的精神带给大家，”现在，他与韩国人邻居家中间的围栏已经拆掉，实现共同耕种。在这边，黄如荣好想做个榜样告诉大家，香港人也有不同的专业，我们都能够帮到一个地方共同发展。

在走之前，Kelly 见他英文不好，送了一本英文版的小小说《查理与巧克力工厂》给他，“他是面皮比较厚的人，钟意同人倾计，点都生存到。”她从没有担心过。黄如荣自言自己“成日都好正面、好阳光”，遇到难题会把它当成挑战；克服了，满足感就会好大。

一次，有媒体找他做访问，说要用英文进行。“访问OK，但英文我未够水平咯，”他不好意思地推了。之后的日子，他一有机会见到英国人、有机会倾计的，就会抓住对方，讲讲自己的农夫背景，介绍一下香港，也不忘顺带“promote一下”，邀请他们参与共同种植。之后再访问，黄如荣觉得可以开始试试看了，虽然“甩咳啲”（断断续续），“但都OK讲到喔，起码自己想讲的内容粗粗地都可以讲到出来”。

把当地的文化差异、生活模式内化成自己的一部份。黄如荣觉得，这是一个异乡人融入当地，且在日后扎根的必要。



“讲英文是不是辛苦？是。但是你要习惯，因为这一件是我要做的事。”“天气是冷，日照是短，在这边冬天从事种植好辛苦。但我又不会用‘不习惯’（来形容），会想想如何克服它。”

近来，Facebook 多了好多英国港人群组，从分享中餐食肆到煲汤细节，各有大小讨论。闲时，大家也会聚头，约在一起喝茶交流，黄如荣也有去过。他说自己在香港时，因为农场工作太忙，一年都喝不上一次。于是，现在终于可以静心下来品尝，“就好认真地看看点心单有些什么、好认真地吃每一个点心。”

在异地的每次相聚，都会变成众人的吉光片羽。“大家会认真去问候大家生活，有没有什么可以互相帮忙，大家很认真地、去耗那一段时光。”偶尔，黄如荣会在街上看见“好像香港人”的人，“大家行过，‘咦，好似香港人啲’。会望下、试探一下、点下头、打招呼”，后来发觉大家真是同路人，就会停在路上聊几句。黄如荣觉得这种感觉“好暖、好亲切”。

“大家都很清楚对方为什么会过来了。”黄如荣说。那些不用说出口的隐语，在这里，有著更团结的意义。